

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不了什么,真正的艺术在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

赵荣发

电视连续剧《繁花》上演后,观众们纷纷称赞游本昌扮演的那位老少爷叔:“伊派头是大,现在不少老人连点旧东西都舍不得割舍,一点腔调也没了!”

这些评价不无道理,确有不少老人过于节俭,总想着“万一这些旧货以后还能派上用场呢?”不过,他们这样做,多为怀旧。

我应该属于后者。我们一家三口原本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公房里,儿子结婚后有了新家,我们老夫妻俩理应住得宽敞许多。但我俩,尤其是我,倒为那些旧物找到了“合法地位”。比如我家原来只有一个小书架,后来被我换成了大书橱,里面添了一些新书,更多用来存放之前读过的课本,以及几样词典和杂七杂八的书报证件。我明知这些物件大多已经过时,用场无几,但总觉得扔了它们,就会断了或疏远之前那些刻苦求学的记忆。

我家衣橱的境况也是,尽管我已有好几件羽绒服,但始终还保存着一件“宝羽”牌上衣。它的款式显然已落伍,但看到它,我就会想起当年和同事一起,专程赶到那个厂家购买衣服时,看到那家乡镇企业生机勃勃的景象。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缩影,为此我还写过一篇报道,后来还得了奖,我怎么舍得说扔就扔了呢?

当然,我的这个观念也多少有过松动。就在最近,我看到一则新闻,说是有个老先生嗜书如命,家里藏书无数,可他去世后,他儿子一日之间就把这些书籍一清而空。这事触动了我:我如今保存着的这些书,是否也会落得这般下场呢?可想是这么想,过了几个月,我又故态复萌。王菲曾深情歌吟“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”,而我现在留下这些书籍,不就是对身心的一种很玄妙的滋养吗?至于最后的结局,就随它去吧。

老爸的旅游鞋

李新章

我老爸这辈人,喜欢把运动鞋说成旅游鞋。老爸从没自己花钱买过一双旅游鞋,可在他床底藏着的大纸箱里,却塞满了不同款式、颜色的旅游鞋。我拿出来数了数,一共17双,都是八成新的,擦洗得白白亮亮,每一双装一个塑料袋子,包结实,摆放得整整齐齐。这些鞋都是我们弟兄仨不穿了,送给他的,时间长了,就积少成多了。想想也是,老爸与他的三个儿子脚码都一样。那些还蛮新、只是款式过时的运动鞋,就不约而同地给他了。

老爸虽有17双儿子们给的运动鞋,却从不穿它们。不是不喜欢,而是舍不得穿。看着两大箱子的鞋子,我好气又好笑,用小时候他数落我那样的口吻数落他:“老爸呀,你岁数也不小了,这些鞋子,你得抓紧时间穿呀。就算每年穿坏一双,也要穿到100岁了。何况,我们还有更好更新的鞋子,还会陆续给你穿的。”而他却狡辩道:“这些鞋子太新潮了,我怕穿不出去。”

老爸虽从不舍得穿儿子们给的运动鞋,脚上穿的,却也算是旅游鞋,但比箱子里的那些邋遢很多。说起他穿的鞋子,母亲的语气里冒起火星:“那是租房的人不要了送给他的。上次,他让你网购胶水,其实是为了胶那双脱了底的鞋。好几次,明明我偷偷把它们扔进垃圾桶里了,过不了几天,他居然能找回来,又穿他脚上了。这样的鞋子有3双,他轮番着穿。”

上周去镇上喝喜酒前,在我的劝说下,老爸终于从纸箱里拿出一双我曾穿过的耐克鞋,很不情愿地穿上。趁他换新衣服的时候,我偷偷地把3双租房人送他的鞋,藏在我的车上。

老
少
咸
宜

编者按:

您的身边是否有这样的老人,他们喜欢收藏和囤积杂物,将房子塞得满满当当,可要扔一件东西时,却总下不了决心,甚至会难过好几天。是收藏还是恋物?其实,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。经历过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他们,有时也会想把东西留着帮别人。不过,随着时代的进步,他们的观念也在更新:该舍还是得舍。



图 IC

是收藏还是恋物?

电子积木“复活”记

虞王孙

那天,我靠在沙发上看书。小外孙趴在地板上玩着他的电子积木玩具,“嗒嗒,嗒嗒嗒……”是他敲出的老式电报收发机声音,还有汽车、火车等各种交通工具的鸣笛声,最神奇的是,他竟然拼搭出了个调频收音机,喇叭里传出了广播声,还可选台,声音清晰。突然,他“啊”的一声惊叫,我起身走近一看,原来,他在拼搭过程中,把一个小小的电解电容器拔下来了,小电容两根金属丝齐根断,都没办法焊接,整个线路因此瘫痪,瞬间没了声音。小外孙抬头看着我:“外公修。”

在过去,电器电料商店是随手就可以配到这样的小电容器。可现在的电子元件都是集成电路小芯片了,上哪里去配这样一个小零件。我想到了我的老同学,他一直喜欢玩电子产品,动手能力强,会修修补补、拆拆装装各种电器。我拍下实物照片,把照片和型号都微信发给他。第二天,老同学来电话了。他说,同型号的电容大小,他找到了好几个,让我去选。

同学捧出了一个小木盒,里面一个个格子里装着各种型号的电器小元件,新的、旧的、大的、小的。他说,有的是过去装配时多了剩下来的,有的是从坏旧的电器上拆下来的,看似无用的东西,需要时就能派上用场了。

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,家里曾有一盏LED调光台灯,由于线路主板坏了,儿子叫他扔了,他觉得可惜,暂时放着。有一天,看到一个收废品的车子上有盏灯和他家的差不多,他同收废品的商量,拆下线路板,回家调试了一下,灯亮了。这种感觉真是好极了,倒也并非为了省几个钱。

确实,我们这辈人在年轻一代的眼里,是什么都舍不得扔的。我们经历过国家的困难时期,从小接受到的教育是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平时认为有用的东西都收着、放着,需要时找出来就能用。当然,随着时代的进步,科学技术日新月异,该舍的,还是要舍了。

回到家,帮小外孙焊上小电容,调频收音机响起了音乐声。电子积木“活”了,小外孙又能鼓捣下一个项目了。

强扔不行改“智扔”

孙道荣

儿子去他奶奶家,惊讶地问,奶奶家的房子,怎么变小了?

房子还是那个房子,没变小,只是因为东西变多了,到处都堆着不知道哪来的物品。比如客厅,原来沙发边是空地,可来回行走;现在,堆了两个大纸箱,也不知道里面装的都是啥,更要命的是,还多出来一张半新的桌子,据说是隔壁搬家,桌子不要了,母亲觉得这桌子还能用,就搬到自己家里了。曾经还算宽敞的客厅,一下子变得逼仄了。

上了年纪的母亲,真是越来越“恋物”了,家里的东西,一样舍不得扔,即使旧了、破了,也不扔。这个我们能勉强接受,毕竟用过的东西,有感情。家里经常莫名其妙多出东西,就让人难以接受了——路上看见个矿泉水瓶,她必捡回来,说是攒着拿去卖,可厨房里已攒了上百个瓶子了,也没见她拿去卖过;别人扔了不要的东西,她只要觉得还能用,也会搬回来,堆在家里的某个角落;家里的泡沫箱子就有十几个,说是能种花用,还可种点小菜……你若跟她说,这些东西真没啥用了,扔了吧,老母亲必跟你急眼。

强扔不行,咱就“智扔”。一方面,我偷偷地扔。趁老母亲不在家时,或趁她不注意,偷偷地“捎”走几样明显没用又占地的东西。家里没用的东西太多了,她不会觉察到。每次离开母亲家的时候,我会佯称需要一些袋子或盒子,车上装东西用,母亲积攒的那些塑料袋、纸盒子、泡沫箱等等,就是这样被我打包拿走了。派上了用场,母亲很开心。

还有一次,我突然回家,跟母亲说,哎呀,有个外地来打工的人,缺张桌子。就这样,那张别人家的旧桌子,被我机智地给搬走了,还顺带着处理掉了几张多出来的椅子和一张极其占地方的旧沙发床。

这一招最管用,老母亲以为她的这些旧物,帮到了别人,因而特别开心。

爷爷的武侠梦

陶陶

爷爷喜欢收藏武侠小说,他不仅自己跑书店搜罗不同出版社、不同版本的小说,还托天南海北的朋友代购,一本书买了十几个版本,塞满书橱不算,书房的地上、桌上堆得到处都是,他为每一本书披上新衣,郑重其事地在扉页签上大名和购置日期。每逢大扫除,他都寸土不让,坚决守护他的宝贝。如有人要看书,一向豁达的爷爷变成了小气鬼。

我上初一时,学校号召捐款帮扶贫困山区学校。我打听到文庙旧书市场摊位向社会开放,就想去摆摊卖书筹善款。家里谁的旧书最多?肯定是爷爷。我求他贡献几本作为“镇摊之宝”。他坚决不肯,我软磨硬泡,他才肯把每种小说分出一本让我去卖。

当天,买书者络绎不绝,但放在中间位置本应很抢手的武侠小说却少有人问津。直到傍晚,才卖出一套《书剑恩仇录》。收摊时,我一本本翻看,到底哪里出了问题,才发现《魔女江湖》是“金庸著”。《摧花大盗》,署名“金庸巨”,还有“金庸全”“古尤”等令人啼笑皆非的名字。原来,爷爷珍藏的许多书是当年蹭名家热度、蜂拥而出的“山寨版”。我问爷爷怎么买这些书?爷爷笑说,它们或许和金庸、古龙的不能比,却也延续了江湖恩怨与侠义情仇的意趣,读来别有一番滋味,铁杆老武侠迷懂得欣赏这些另类小说的魅力。

岁月如梭,爷爷的视力下降了,腿脚也不便了,他常躲在书房里整理藏书,一本本抚摸、翻阅,脸上浮现出满足的笑容。渐入老境的他,依然会邮购选中的书,书房爆棚了,他依然乐此不疲。

老人有收藏的爱好,以此陶冶心情,愉悦自己,得到精神慰藉,有利身心健康,这是好事。作为小辈,我理解并举双手赞成。我心甘情愿地成了购书小助手与他一起守护他的武侠梦。